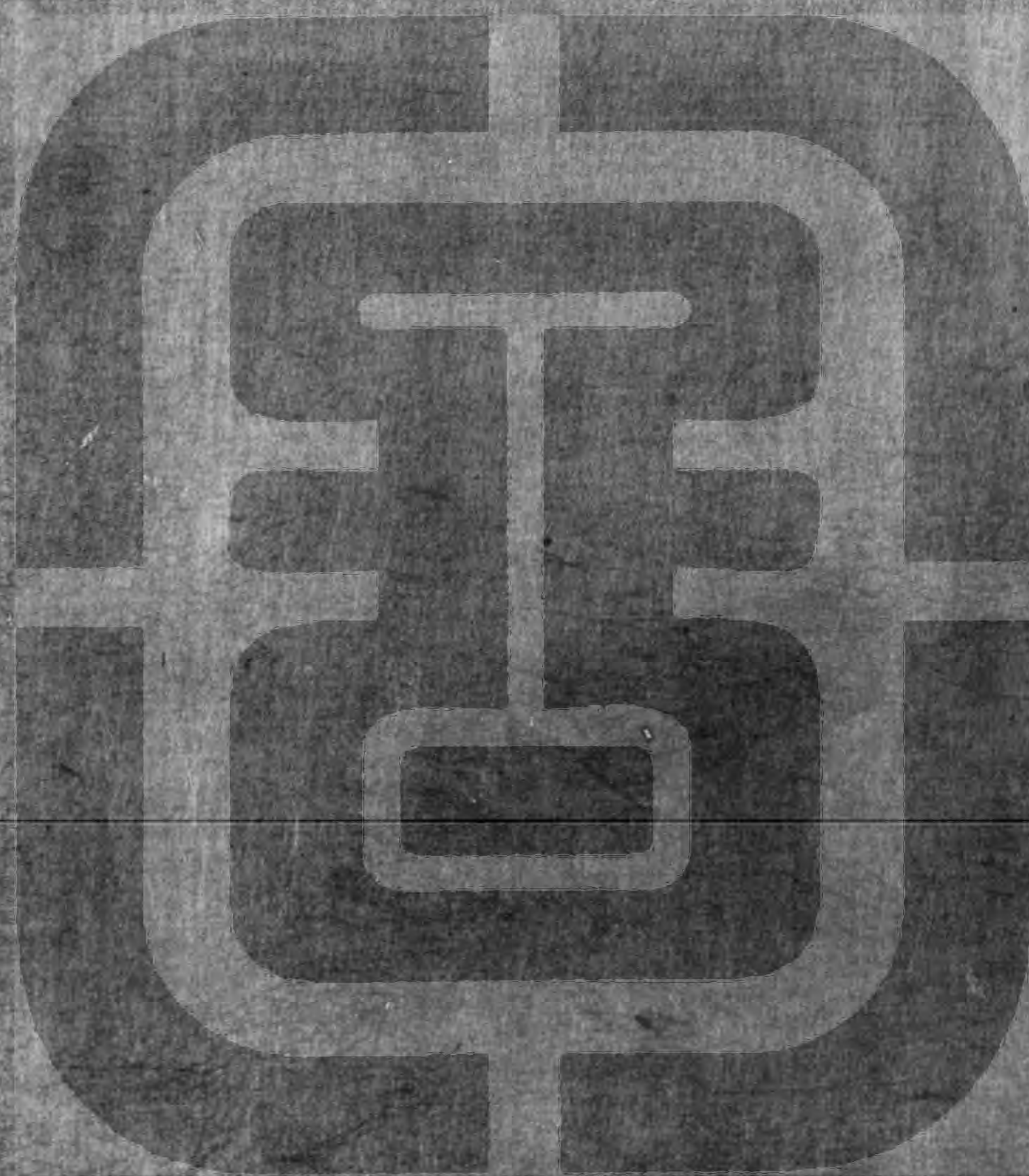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人事部十六

肉	皮膚	骨	筋	脉
髓	腦	血	膏	



說文曰脢音梅背肉也肫音身夾脊肉也瘰寄肉也瘰音息

釋名曰肉柔也

禮記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號之曰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

左傳宣公十二年曰楚子北師次于郟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戰若不捷參之肉將

在晉軍可得食乎

史記曰晉公子重耳在齊五年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遠而覺重耳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偃咎犯名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人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卒而相遇飲酒曰須肉各抽刀自割相啖乃至于死

交州名士傳曰張重字仲篤舉計漢明帝易重問何短小重曰陛下欲得其才將稱骨度肉也

唐書曰先天中有王知道母患骨蒸醫云須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許加五味以進母食之便愈

黃帝素問曰脾主肉久坐傷肉脾熱者色黃而肉軟楚辭大招曰豐肉微骨躰更娟

皮膚

釋名曰皮被也被覆體也膚布也布在表也

禮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衣取蔽形長無被土

毛詩碩人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之肌膚若冰雪

商子曰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腹苦其心意勞其四

肌抱朴子曰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

列異傳曰蔡經與神交神將去家人見經詣井上飲水上馬而去視井上俱見經皮如蛇蛻遂不還

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

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新論語曰髮生於皮去髮而皮不知

王子年拾遺錄曰燕昭王三年廣延之國去燕七萬里或云在扶桑之東獻善儻者二人一名提波一名攜漢並玉哲疑膚骨輕氣馥綽約婉妙絕古無倫

語林曰賈充問孫皓何以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骨

說文曰骨體之質也肉之核也

釋名曰骨堅而滑也似木枝格

孝經援神契曰周道衰路有飢骨血成池

史記曰楚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

食

又曰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帝王世紀曰殷時有仙女名昌容隔骨見骨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爲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鬼哭聲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卽絕

晉書曰桓溫生未期溫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使啼及聞聲嶠曰眞英物也因名溫

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

公孫尼子曰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
燕丹子曰田光曰竊觀太子容無可用者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賈子曰文王晝卧夢人登城呼曰我東北陬槁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史以令人君葬之史日以五大夫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故背槁骨況生人乎乃下信其上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揚由者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國語曰吳伐越噶會稽獲骨焉一節專車使問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

新序曰文王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列仙傳曰甯封黃帝時陶正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

五色煙久之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之謂之封子

列異傳曰蔣子文漢末為秣陵尉自謂骨青死當為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為瓠環照見指上骨瓠革侯切

王子年拾遺錄曰沐胥國人忽復化為老叟俄而即死梟爛盈屋人有除燒其骸骨於糞土之中復還為人矣

搜神記曰有談生無婦有女來為其婦三年生一兒曰慎勿以火照我三年後可照生盜照之腰已上皆肉腰以下

但枯骨婦求去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為蔡公所

收養蒙長纜五尺似為無骨登牀輒令抱上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舞

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許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沉於海水此必生天上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

之世說曰王右軍目陳玄伯塊壘有正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體陳露弱骨豐肌

筋

說文曰筋體之力也可以相連屬作用也
釋名曰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

禮記曲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左傳哀公上曰衛太子禱曰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公孫尼子曰多食苦者有益於肉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
益於筋而氣不利

韓子曰淖齒之用齊擢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

論衡曰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物理論曰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則
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則難於拔筋

脉

釋名曰脉幕也絡一體也

史記曰扁鵲以長桑君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
此視病盡見五藏病結特以詠脉爲名耳

又曰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於是召
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

何怪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
三日必閒居二日半簡子寤

又曰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日聞太子不
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

可生也扁鵲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
言病之所在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詠太子當聞其耳鳴

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温也中庶子聞入報虢

君號君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扁鵲曰若太子病者所謂尸蹙者也是以陽脉下遂音隊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色廢脉亂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

又曰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又曰齊太倉公淳于意少而喜醫更師同郡元里陽公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詠音奇奇音羈咳音術咳音揆度陰陽詠病知人死生

漢書曰王莽得翟義黨王孫度使太醫與巧屠共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音庭導其脉知其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後漢書曰郭玉為人善別脉知人生死章帝令童男著女

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詠脉玉曰此女雖言病據脉陽盛陰微臣謂非女帝善之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不豫止於雲陽宮內史柳昇私問姚僧坦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非愚所及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鵲冠子曰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並醫其孰最善扁鵲曰長兄視神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聞鵲針人血脉救人生死名聞天下

燕丹子曰田光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

論衡曰王莽時省五經平章句弟子郭略夜定舊記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絕氣滅

崔元始正論曰風俗者國之脉詠也年穀如其肌膚肌膚

雖和而脉詆不和亦未爲休也

說文曰髓骨中脂也

史記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後五日復見望相侯而退走

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能及

在血脉鍼石所能及在腸胃酒醪之所能及其在骨髓雖

司命無奈之何也今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相

侯體病使人召扁鵲鵲已逃去相侯遂死

又曰勾踐頓首再拜荅子貢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

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帝王世紀曰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酈善長水經注曰

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謂

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

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斫脛而視髓

腦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夢與楚王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子

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預注云腦能柔物

春秋元命苞曰腦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腦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以頭擊闌五結切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

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史記曰昔趙襄子以其姊爲代王妻後與王遇於句注之

塞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三國典略曰齊南陽王綽與齊主俱五月五日生武成以

綽母李夫人非嫡故貶之爲弟俗云其日生者腦不壞爛

死後踰一年方許收殮毛髮不落如生人焉

神異經曰西荒中有人長短如人著百結敗衣手足虎爪
名獾豹見人獨自輒就人欲食腦先捕蝨人伺其卧舌出
槃地丈餘便燒石投其舌於是絕氣而死若不如是寤而
輒食人腦

列異傳曰陳倉有得異物其形不類猪不似羊莫能名以
獻秦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爲蠅迹常在地下食死人
腦若欲殺之以柏燒其頭蠅音襖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別園學格熊後遂空
手搏之陷腦而死也

血

釋名曰血濺也流濺濺也濺乎會切

禮記檀弓曰高子臯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

左傳莊公八年曰齊侯田于貝丘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

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成公上曰齊晉將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郤克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師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

以御左輪朱躬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

朱黑躬也言血多汗車輪復不敢息也

春秋考異郵曰龍門之下血如江宋均曰龍門戰在魯相十三年

易屯卦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尚書武成曰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注曰血

流漂春杵

論語季氏曰君子有三誠血氣未定誠之在色血氣方剛

誠之在鬪血氣既衰誠之在得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居上傍怠慢嘉爲檄召通責

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

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
漢書曰息夫躬坐說詛下獄仰天大呼血從鼻出食頃而
死

東觀漢記曰逢萌隱琅琊不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
海太守遣吏奉謁萌不諾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擲
吏皆流血奔走

又曰耿秉爲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
發哀犁而流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媯皓字元起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
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間輒出石叩頭其上流血覆面父繫
得免

虞預晉書曰元康元年河間成都二王舉兵向京都朝廷
北討徵嵇紹爲侍中王旅不振敗績於蕩陰百官侍備莫

不潰散唯紹以身捍寇兵突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於
帝側血濺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著柱終柱末二
丈三尺旋復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稱其冤

晉書張軌傳曰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
忠赴屍號哭歐血而死

又曰栢溫父彞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預焉溫時年十五
枕戈泣血志在復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伏都有膂力善尺牘攻石閔
不尅爲閔所殺橫屍相枕血流成渠誅諸胡羯無貴賤男
女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

又北燕錄曰馮跋讎郡僚忽有血流左臂跋惡之從事中
郎王乘因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

南史曰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禱祈時寒下
淚爲冰叩頭血出亦爲冰不溜

陳書曰吳明徹殺王琳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
其血懷之而去

三國典略曰齊主於涼風堂召孝昭第二子百年遣左右
亂捶擊之又令曳以遶堂所行之處血皆遍地

又曰齊主將殺開府高德正召而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
針以刀刺之血流霑地

又曰周師圍江陵謝荅仁請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內大都
督旣而召王褒謀之裒以爲不可荅仁請入不得歐血而
去

唐書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高祖
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

吾聞蘭州如此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
李勣遇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
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

又曰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李孝恭爲行軍元
帥以擊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
忽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祏惡
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殛音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
又曰李思摩頡利族人也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
所中太宗親吮血

又曰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著緋衫覆面
牀下涕如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又曰玄宗幸蜀次馬嵬召左相韋見素見素出店爲亂兵

所搥頭血流地上邊令壽王傳詔止之
又曰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下將蔡希德攻陷常山郡執大
守顏杲卿長史表履謙殺掠人吏萬餘人城中流血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眾無貴
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視事多所鞭撻流血滿庭
見者莫不股慄

又曰劉審禮丁父憂去職及葬跣足隨車流血灑地行路
稱之

又曰牛徽爲吏部員外郎巢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徽與其
子自扶籃藍興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橫谷中盜擊
徽破首血流被體而捉輿不輟

莊子曰萇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燕丹子曰竊觀太子容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

赤

賈子曰炎帝黃帝異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戰於涿鹿之
野血流漂杵

山海經曰禹堙洪水殺相豷其血腥臭不可生五穀以其
地爲臺相豷一名相仰

春秋後語曰燕太子丹豫求天下名利七首得趙人徐夫
人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
死者裴翹曰言以七首傷人血出濡縷便立死濡讀如儒也

說苑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而繼之以血

幽明錄曰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崗夜夢
魯肅曠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予爭墓後
於坐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殺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
一里

汝南先賢傳曰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萌爭水規割指誼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忿殺規小吏王朔復刺殺萌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爲朔作祠壇每水旱輒往祈禱

博物志曰戰鬪死亡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爲磷磷著地及草木如霜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著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有細咤聲如沙豆任久乃滅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

磷音鄰
又音吝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太子連鬪五日白虎闕前溝中血沒足

世說曰阮步兵居喪不率禮而有至孝稱當葬母先食肫飲酒然後臨訣而哭直云人言窮我將窮矣因吐血一升氣絕不知人彌時乃蘇

膏

春秋元命苞曰膏者神之液

文子曰人受變化一月而膏三月而脉

異苑曰滿奮豐肥膚肉潰裂每暑夏輒膏汗流溢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人事部十七

又小
心
肝
肺
脾
腎
膽
胃
腸
膀胱
尻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也

禮記禮運曰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又祭義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沛然生矣易直

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又緇衣曰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又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伐隨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矣鄧
 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
 於構音木之下

又昭公五年曰周景王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乎

毛詩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又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周易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尚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又太甲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

勿拒逆之

又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又秦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言同欲

又曰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又酒誥曰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各

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論語曰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戰國策曰蘇秦爲趙合從於楚威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親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無所終薄漢書張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又鄭崇傳曰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東觀漢記曰許輔平原人爲縣門下小吏縣令劉雄爲賊所攻欲以矛刺雄輔前叩頭以身代雄賊等遂戟刺輔貫

心洞背卽死東郡太守捕得賊具以狀上詔書傷痛之蜀志曰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衆南行諸葛亮與友人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晉書曰張華被誅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

又曰阮咸與籍爲竹林之遊太原郭奕高爽爲衆所推見咸而心醉不覺歎焉

又曰顧和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釋蝨夷然不動顛旣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

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齊書曰陸惠曉匪躬清恪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惠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宋元卿有志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小痛以此爲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問宰臣爲理之要何先裴埴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史憲誠離間三軍度衆終不爲用乃密表陳情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

抽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又曰昭宗龍紀元年杭州刺史錢鏐攻宣州下之擒劉浩

剖心以祭周寶

國語曰觀其容而知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修理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罾梁十八日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好獸公

曰夫以獄訟不正則太士子半存焉社稷宗廟不享則太祝子游存矣倉廩不實申田存矣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

則吾子存焉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支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乎公罷田而返

又曰崔杼殺莊公敢不盟者載鉤其頸劍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鹿生於山野命懸於庖廚嬰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
列子曰魯公扈趙嬰齊同見扁鵲鵲曰公扈志强而氣弱足於謀而寡斷嬰齊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救以神藥既寤如初於是公扈反嬰齊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不識嬰齊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不識也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明而立文摯從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中有

七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

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

止淫

又曰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子父母也無此心者

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莊子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

又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曰心爲神聖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郭象注曰鏡物無錯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

應去即此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己董安于心緩佩弦以

自急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孫卿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動靜皆可為法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情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是也

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病卧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

篤論曰杜恕與宋瓏書曰吾年五十不見廢棄者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便刳心着地正數片肉耳何足有所明耶

傅子曰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又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異苑曰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下

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

卽反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易皆已東

列女傳曰王子比干諫紂以爲妖言妲己謂曰吾聞聖人

之心有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

括地圖曰無咸民食土死卽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

玉關四萬六千里

風俗通曰俗說無恙無病也凡人相問無病也案易傳上

古露宿患恙虫噬食人心凡相訪問曰無恙乎非謂病也

世說曰魏武云人欲危己卽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刀密來我側我必心動使戮汝但勿言當厚相報懷刀

者信焉遂斬之謀逆者挫氣

又曰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木便自有濛濛相覺魚鳥自來見親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說文曰肝木藏也
 釋名曰肝幹也於五行屬木故其體狀有枝幹也凡獨以
 木為幹也
 樂動聲儀曰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
 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獨始生故肝象木色而有枝葉
 吏記曰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
 中野不可勝數

又曰息夫躬紀命辭曰涕泣流兮薶蘭心結悒音骨兮傷肝
 魏末傳曰諸葛誕殺文欽及城陷欽子鴛虎先入殺誕噉
 其肝

續晉陽秋曰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帳下都督張猛於
 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
 混混剝肝生食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馬權兄為涼將綦母詡所殺
 權後殺詡食其肝

括地圖曰納民肝不朽死八年復生穴處衣皮
 莊子曰盜跖居太山膾人肝而食之

呂氏春秋曰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使羗人攻衛殺懿公
 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見肝盡哀而止曰臣請
 為祿音博因自殺先出其肝內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衛高誘

注曰瀑表也

賈子曰武王伐紂紂鬪而死棄之王門外民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武王以幃守之民蹇而入以石抵之者猶未止

唐書曰天寶三年有星如月墜于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訛言官遣佞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談藪曰徐摛好為躰語嘗躰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寫斜看紫肺正視紅肝

肺

說文曰肺金藏也

釋名曰肺勃也其氣勃鬱也

毛詩蕩桑柔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博物志鏐音留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鼻

脾

說文曰脾土藏也

釋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脾助胃氣主化穀也

陳思王辨道論曰甘始論車師之西國見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

白虎通曰脾之為言併也所以併積氣

又曰脾所以信何裨者土之精土尚任養萬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繫於舌

腎

說文曰腎水藏也

釋名曰腎屬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

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敷心腹腎腸厯告爾百姓于朕志心布腹言輸誠於百姓以告志

文子曰腎主鼻

白虎通曰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可惑北方水故腎黑陰故腎雙居

膽

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史記曰吳既赦越越王勾踐返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飲膽曰汝忘會稽之耻乎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容貌短小心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史

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郵城太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

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太祖從之紹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又曰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地眾十餘萬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為奉吾也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朱然節鎮江陵

又曰朱然長不過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其所文彩唯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存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七十一 九
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升獨使飲之於是輅與人人荅對言皆有餘

趙雲別傳曰雲字子龍先主入益州雲留守營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過期不還雲將數十人出圍視忠值曹公揚兵大出爲前鋒所擊且關且卻公軍散走已復合雲陷敵還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鼓震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因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爲膽

宋書曰太學生會稽魏淮以才學爲王融所賞既欲奉予良而淮鼓成其事太學生盧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目中矣及融誅召淮入舍入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謂淮膽破

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脅從賊者後得歸來懿宗以爲同反盡生剗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昭隣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心之官斷決出焉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者木之精主仁仁者苦不忍故以膽斷是以仁者有勇故膽斷也肝膽異處何以其相爲府也肝者木精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振張者是其效

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卽見腸胃五藏歷然人有疾病在內卽掩心照之卽知病之所在女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世文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胃

說文曰胃穀府也

釋名曰胃圍也圍受食物也

春秋元命苞曰胃者脾之府主稟氣胃者穀之委故脾稟氣也

魏略曰陳思王精意著作食飲損減得反胃病也

物理論曰腹胃五藏之府陶冶之大化也

腸

說文曰腸大小腸也

釋名曰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

史記曰聶政刺殺韓累因自披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又曰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

後漢書曰董卓將兵擊韓遂詔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

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弊

腸狗態言羌胡心腸弊惡情態如狗也臣禁不能止

魏略曰丁冲為司隸校尉後數歲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

醉爛腸而死

吳略曰孫堅母懷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告隣母

母曰安知非吉勸

梁書曰王偉嘗為侯景作檄檄湘東王及景敗獲偉王怒

釘其舌抽其腸而死

抱朴子曰欲得長生腸中清欲得不死腸無屎

白虎通曰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腸亦大小

相承受也

王承年拾遺記曰北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出而浣
濯之更遞易其五藏浣畢嘯傲而飛焉
楚辭九章曰惟郢路之遼遠腸一夕而九迴

廣雅曰膀胱謂之脬音胞

釋名曰脬鞞切步交也鞞虛空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洩也或

曰膀胱體矩而橫廣也脬與胞同音

春秋元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亦常張
有勢故膀胱決難也

尻

說文曰雕尻也誰音

釋名曰寥尻也所在寥牢深也

漢書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上天顧

見其衣尻帶後穿

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漸臺

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

問其姓名文帝甚悅尊幸之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攻洛大駕幸北城上觀看孟豹軍人

擘尻面天子豺土皆切後□□降長沙王以豺軍人辱帝東

市斬之

晉中興書曰胡母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輔之

亦不怪也嘗窺輔之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為□將令我

尻背東壁輔之遽呼人與飲酒其為放達如此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以子無尻國主以仇亡

淮南子曰北方人下尻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六

諸侯之曰此其人者也
其者東望海之盡
亦不以忠有獻
古語云
身而天下
其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七

人事部十八

長中國人

長絕域人

長中國人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
長大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就之如昂望之如斗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

史記曰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為相御擁
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
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
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惟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爲大夫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又曰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

又曰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綸俱沒入官輸

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

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又曰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六十圍來

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

西北昭如海瀕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

建虎旗載霸詣闕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

室齊書曰白勝風骨對文爽相與中然也八尺三

又曰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借客執仇長八尺餘

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東觀漢記曰馮勤字衛伯魏郡人曾祖父楊宣帝時爲弘

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閒榮之號萬石馮兄弟

形皆偉壯唯勤祖優知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

似之乃爲子汎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爲之語曰聞事不休賈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淑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尺

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其土有物若

疋綰遂上天占者以爲吉及長身長六尺六寸署帶十

圍於龍杜鼎天古亦以爲吉又丹良長六尺六寸晉書曰
又曰大將軍表細怒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
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
偉魏志曰表書曰表字大將軍人謂之表良長八尺
又曰郭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鍾表字元振
表宏漢紀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
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表字元振不常自臨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耳圍容貌雄異勇力絕
人魏志曰褚字仲康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
今之顏子也晉書曰羊祜晉書載記曰劉驥子胤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
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

三十國春秋曰燕徵其東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鬚帶
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鞏由鎧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
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
凡堪爲貴人可以一縣試之繇是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鹿縕字處嘿西平人也身長八尺鬚帶十
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
車顯秦書曰苻堅時有申香長十尺以上爲拂蓋郎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
緯貌魁梧志氣秀傑鬚帶十圍瑰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
朕世何所爲作偉荅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爲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身長七尺
五寸鬚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先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

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
又曰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
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髻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喜
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髻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三國典略曰寇雋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入
朝雋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
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爲前膝
唐書曰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
切直
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問曰聞文王七尺湯九尺今交九
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淮南子曰朱儒問天高於脩人曰吾不知日子雖不知猶
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
丈六十圍眉開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
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

帝王世紀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

又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

涼州記曰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
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略寬大有度量時人
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助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
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
影附焉

祖冲之述異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瓌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聃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
世說曰滿寵寵子偉偉子奮皆長八尺

長絕域人

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吐切沸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

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又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足跡六尺夷狄服見於臨洮天戒秦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將受其禍云

左傳文下曰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

曰僑如以旌其功

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

家語曰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焉吳子使來聘魯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也子曰注罔之君守封嶠之山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注罔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何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魏略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車隣國男女皆長一丈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六寸白髮着黃單衣戴黃巾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群聖居之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歸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帝馮怒侵滅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長數十丈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一丈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喙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鮮不足充鋪音通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張其兩臂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
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箕
頭箕頭髮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二百但吞不咋格
切此人以鬼為飯以霧露為漿名天郭一名食邪吞食一邪鬼一
名黃父黃父鬼俗人依此名而名之
又曰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
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五斗天酒甘不食五穀魚肉
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
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為路也一名仁禮曰一名仁也
信與天地俱生而一名神不沒故曰信
又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

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
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
先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曰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
輔百輔圍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千嬾不用意譴其夫
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陰勢殺氣息如人不畏寒
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當復更使其夫妻導百川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駱駝
幸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
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該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
心若憂患遠離三春土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

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曾手足三指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

人事部十九

短中國人

短絕域人

肥

瘦

短中國人

左傳襄上曰臧紇救郟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郟屬邾

也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

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

孝居魯見知

史記曰秦倡朱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陛楯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汝雖長尚雨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皆代

漢書曰嚴延年爲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繼也

又曰樓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又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朱儒未得省見久之朔給

音騶朱儒也

騶古曰朱儒短人也騶廐之御騶也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

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詔金馬

曰又郭解爲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又曰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兩吏挾乃能行

又曰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毅長六尺餘

又曰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滂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滂舅以滂對世祖見滂短小以爲不能將帥滂對有詞理拜潁川府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荅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表宏漢紀曰陰后短小舉止時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從高祖爲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為人短小顧譚以短戲之曰朱儒朱
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子淳元疴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
聰敏欲見之濤面荅淳元自謂形容宜絕人事不肯受詔
論者奇之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
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為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
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國典略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
召為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及尋斷決之處乃謂

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而迎晏子晏子
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全齊
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
何為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使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
嬰為不肖故使王耳

孫卿子非相曰帝舜短周公短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
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
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嘗中七尺之劍
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鵲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
三分着白圭之袍帶劍持車罵詈瞋目後又得一人齒方

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齒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嗟中遊長三寸三分

纂文曰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亦出王充論衡

古文瓌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實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其怒好俛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聃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方言曰黧黧短也江湘之會謂之黧昨啓反

又曰瘠桂林之中謂短瘠東揚之間謂之俯今俗呼小爲瘠

言俯視因名云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膺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爲人短小果敢

劉彥明燔煌實錄曰泚洧字世震博學善屬文爲人短小

弱冠屢陳損益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相譚新論曰諺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短絕域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

家語曰孔子曰僬氏三尺短之至也國語同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

康居長老傳曰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

珠夜光明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曰倭南有朱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

里
列子曰從中州以東三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
東北極有人名埤音埤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為人短小着冠帶一曰僬僥國郭璞曰其人長三尺

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
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
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指因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
年一作于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譴
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
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
終不見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

乘輶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幸楚終不
為虫豸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又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
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

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張華注曰

此陳章對齊相公云西海之外鵠國男女皆七寸也

廣志曰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
人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撮之滿手得二十枚

外國圖曰僬僥國人長一尺六寸逆風則偃背風則伏眉
目俱足俱野宿一曰僬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
去九疑三萬里

王子年捨遺記曰負嶠山有陁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
延之國人長二尺

郭璞山海經圖贊曰焦僂極麼門可婦人唯小四體具足眉目才了

肥

說文曰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禮記禮運曰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左傳哀下曰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公羊傳宣公曰楚莊王圍宋子及垂堞而窺宋城見華元曰何如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國者鉗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君聞子見人之惡則矜之小人見人之惡則幸之吾見君子是以情告也

家語曰弱土之人肥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縱平遊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親家產曰亦食糠覈耳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逐其婦

又曰張蒼當斬解衣伏質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斬

東觀漢記曰梁鴻妻同郡孟氏女狀醜而肥力舉石曰擇對不嫁願得如鴻者後因妻鴻

謝承後漢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為赤眉賊所得欲鬻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署帶十圍力能扛鼎

又曰東平王蒼腰帶八圍顯宗甚重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又曰尸董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後漢典略曰馬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司馬懿奏免曹爽桓範踰城出爲爽畫二策爽不能用範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卿五六頭肉今桓範隨卿滅門

晉書曰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晉中興書曰兖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淵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陳留史疇以大肥爲

笨伯散騎侍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廬陵太守羊曼以佞戾爲瓌伯蓋擬古之四凶

晉書曰孝武卽位相溫入朝拜高平陵問左右段清形狀答者言肥溫云向亦見在帝側

後趙書曰王洛生石勒欲挫其權豪洛生在獄自刺腹深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潰其腹出胃而死

宋書曰前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歐捶凌曳無復人理始興王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秤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王

又曰沈昭略性狂雋不事公卿嘗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自視之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又曰范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
梁書曰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傳性孝謹體貌瓌
偉署帶十圍

隋書曰王世積字闡熙容貌魁岸署帶十圍風神爽拔有
傑人之表

韓子曰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
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
之言勝故肥

韓子曰子夏見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
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
二者戰於胷臆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淮南子曰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
燕慈母喻於利情相往來也

吳質別傳曰詔特進以下會質所曹眞肥朱鑠臞質召俳
優使說肥臞眞曰卿欲部曲將遇我耶遂爭而罷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常問恪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
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

異苑曰晉司隸校尉高平滿奮字武秋豐肥膚肉潰裂每
至暑夏輒膏汗流溢其有愛妾夜取以燃照炎灼發于屋
表奮大惡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
燭光

會稽典略曰董孝治勾章人家貧採薪供養得甘果奔走
以獻母母甚肥悅隣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
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烏獸助
其悲號喪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得免
方言曰益梁之間凡諱其肥盛謂之臞如掌切
肥貌也

博物志曰京邑有一人失名姓食噉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彼縣令故義共傳食之一二年中一鄉為儉

張顯誓曰古諺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語林曰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稱有幾斤業荅曰陛下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稱業果得千斤

世語曰太祖父嵩在太山太祖令太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兖州陶謙密遣數十騎掩捕嵩家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肥不得出逃于廁與妾俱被害

又曰庾公造周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

所憂慘而忽瘠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

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瘦

釋名曰瘦省也臞省約少之言也說文曰羸委也瘠瘦也

周禮地官司徒曰墳衍之人皙而瘠水崖曰墳下平曰衍

左傳襄二十一年曰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

豫曰國多寵王弱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大

老疾而牀焉重繭衣裳禮記玉藻曰纁為繭組為袍也鮮食寢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漢書曰張湯子安世女孫勸為霍氏外屬婦霍氏反當相

坐安世瘦臞形於顏色宣帝赦勸以慰其意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自遭大憂及新野君仍喪諸兄嘗

悲傷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勝

又曰龐萌字明兄為赤眉所得欲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謝承後漢書曰楊彪見漢祚將移遂稱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後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甚對曰愧

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西北白樓上城陷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

得故耳司空曹操也

三輔決錄注曰張氏得鈞何氏得筭故三輔舊語曰何氏

筭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鈞筭知吉凶以肥瘦

知貴賤○文子曰神農形頽堯瘦將欲利萬人也

韓子曰必子賤治單父有子見之曰何瘁也曰官事急憂之故臞有子曰昔舜鼓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單父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故無術御之雖瘁臞未有益也

世說曰鄧粲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曰卿

何以更瘦徐廣晉記曰鄧還勇力絕人氣蓋當世人方樊

守枋頭之役溫既懷耻還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恨於

破甑

述異記曰甄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明于時南平

僂士為江安令喪官至其年末崇在廳事上忽見一人從

門入云僂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問卿貌何故瘦

答曰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今繫苦役窮劇理盡

魏明帝手詔曹植曰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

者食幾許米又啖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食
 答詔表曰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
 詔之日泣涕橫流雖武文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
 明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九
人事部二十

美丈夫上

尚書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儀

毛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思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

又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洵美且仁洵信也

又淇奥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童

較兮

又猗嗟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昌盛也頎長貌也抑若揚兮抑美色揚

廣美目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又小戎曰文茵暢毅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又盧令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鬚鬚好當為權權勇狀也也盧重鈎其人美且德德才也

又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左傳曰宋公子鮑美而豔

又曰子太叔美秀而文

又曰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氏臣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子疆武子字

爾雅曰美士為彥

論語曰堂堂乎張也言子張容貌盛難與並為仁矣

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

漢書曰張子房狀貌如美婦人

又曰直不疑狀貌甚美

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坭殿中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又曰張蒼好書律曆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亡歸沛公略地過武陽蒼當斬解衣伏質蒼美麗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後為御史大夫及為相事陵如父陵死蒼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後歸

又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長大美色而肥或譖平於漢王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注曰以玉比平

又曰董偃始與母賣珠為事年十三隨母至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射

御年十八乃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甚溫軟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車千秋姓田為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訟太子寃上頗知太子無他意乃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悅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公當遂留輔我後年老乘小車上殿故號車氏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為太子舍人哀帝時為郎傳漏在殿為人美麗哀帝望見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

又曰江充召見太一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許之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仰視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也

曰又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

又曰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閑雅之稱也

又曰薛宣好威儀進止雍容細甚可觀

又曰霍光白晳踈目美鬚髯也

後漢書曰徐防字謁卿沛國人也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授尚書郎

又曰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封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時賜輿馬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

又曰蔡邕字伯喈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相帝

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還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杜詩薦伏湛曰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又曰馬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白眉目如畫閑進對尤喜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也上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督郵詔呼見問園陵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其陵樹株葉皆請其數帝善之

魏志曰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爲太常

吳志曰諸葛恪字元遜江表傳曰恪辯論應機莫與爲對

孫權見而奇之謂父瑾曰藍田出美玉眞不虛也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中郎將權遷建鄴徵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又曰孫韶字公禮爲邊將不進見十餘年權還建鄴乃得朝覲問諸要害遠近人馬衆寡將卒名字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

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範親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

又曰孫相儀容端正聰明博學能論議應對孫權常稱爲宗室顏淵
又曰張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官拜

郎中裴楷字叔則爲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則是鳳雛
又曰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才名冠世出爲河陽令有異政累遷給事中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羣姬相遇者悉連手縈遶以果擲之盈車而歸
又曰王恭字伯季累遷爲青兗二州刺史美姿儀人或多目之云濯濯若春月柳恭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祖窺見之歎曰神仙中人

又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也齠齔年乘白羊車入市見者咸曰誰家璧人遂號爲璧人王武子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吾外甥並坐若珠玉在側朗然映人

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武子每聞玠言歎息絕倒故時人語曰衛玠談道武子絕倒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爲太子洗馬以國亂至江夏玠亡其妻征南將軍山簡以女妻之至豫章大將軍王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後求建往鄴敦遣之京師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不見者輒嘆之

又曰王衍字夷甫有美貌幼清辯仕至太尉嘗執玉柄麈尾與手無別義理有所不安者卽隨改之人爲之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一世之龍門妻郭氏賈后之親籍宮中勢聚斂無馱夷甫患之口不言錢遶試之令婢以錢遶牀夷甫曰好舉阿堵物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容儀偉麗不

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嵇康長七尺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又曰王戎字濬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嘗覽鏡日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姬悅之爭遺其帽

又曰謝尚論中朝人物劉琰云杜乂膚清衛叔寶神清爲有識所重如此

又曰韓壽武帝時爲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室女見壽美心悅之充有異香女竊與壽帶之充怪以問婢婢以告充乃以女妻之

又曰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

又曰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坐罷日送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曰相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大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眞英物也年長豪爽有氣槩姿貌甚偉

又曰王衍神情明秀王澄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大傳晉中興書曰王矩字令式美容貌每出行觀者盈路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美容儀善談論屬文好玄理爲文帝所賞帝一見之輒歎曰藍田出美玉豈虛也哉

又曰蓋道風姿貌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奇之曰此荆楚仙人也

又曰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墨涉獵文義朗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

齊春秋曰世祖嘗於華林園宴集使羣臣各出所能王儉曰臣少爲書生請誦封禪書跪前誦之容止可觀音吐蘊藉上大悅曰樂哉

梁書曰陶洪景字通明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又曰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辛縑弟理美貌張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怒徙理燔煌遂以憂死

又前趙錄曰遊子遠幼姿貌聰亮好學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奇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

又後趙錄曰張謐美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

謂傅喜曰吾聞翼州多名童故不虛也

又曰劉光弱冠美貌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來當至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遊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赤眉信恭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聚千人於南山稱僭號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面猶如生

北齊書曰崔陵子瞻字彥通聰明有文情善容止神彩凝然楊愔曰昔裴瓚在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又曰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又曰劉禕五子並有志行爲世所稱璿字祖王聰敏機悟美貌儀爲其舅北海王昕所愛顧座日可謂珠玉在傍覺我質穢

又曰李繪字恭文儀貌端偉河閒邢晏卽繪第五舅也繪
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
又曰北平王貞字仁堅世祖第五子沉審寬恕太祖稱之
曰此兒得我鳳毛

又曰陸邛字雲駒洛陽人也昆弟六人並魏藍田公主元
氏所生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美玉豈虛也

十二國史曰鄒忌爲齊相身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
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
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且日客從外來忌
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孰視之自以爲
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
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
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

地千里官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
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羣臣
吏民能面刺寡人過者受上賞

又曰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北史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貌
有將略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

陳書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家本微賤年十六猶鰓角才
敏過人容貌美麗狀似婦人

又曰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情
卽然爲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蘭陵人也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
蘊藉動合規矩

又曰王瑒字子璵司空冲之弟十三子沉靜有器局美風

儀舉止蘊藉
又曰宜郡王叔明字照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柔
弱狀似婦人
隋書曰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
鍾愛常置左右好讀書重儒素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
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
又曰元善洛陽人也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
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
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
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又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
人也
異苑曰隰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

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十一
人事部二十一

美丈夫下

美丈夫下

美婦人上

唐書曰張知審蒲州河東人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立知晦
弟知默勵志讀書皆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踈朗曉於
玄理而清介自守故公卿爭進之

又曰崔湜美姿儀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洺並有文翰居
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
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
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液尤善五言湜歎曰海子我家之神
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

又曰廬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貞觀初為秦州都督府

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奇其明辯擢拜考功員外郎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數承慶敘夏商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上嗟賞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事

莊子曰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見而悅者此吾父母遺德丘雖不吾譽吾不自知耶

傅玄子曰崩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連璧又曰謝哲字穎豫陳郡人也美風儀舉止蘊藉而襟情豁然爲士君子所重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於是名震京師復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

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晉謝安別傳曰王珣以疾辭職歲餘卒桓玄與會稽王導子書曰珣神情助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

荀氏家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儉見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早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靜美姿容

又曰荀羨字令則七歲隨父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數喚之年十五擬國婚之選不欲連姻帝室乃遁長沙監司追尋不得已遂尚潯陽公主風氣英明鬚眉俯仰眇眇容止可則

皇甫謐逸士傳曰或問許子將荀靖與荀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何晏別傳曰何晏南陽人大將軍進之孫進遇害魏武納晏母晏小養於魏宮至七八歲惠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爲子每扶將遊觀令與諸子長相次晏微覺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問其故荅曰禮異姓不相貫坐位管輅別傳曰諸葛原與管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卽卿有水鑿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也

吳地記曰陸閔字子春暢子也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升臺而見偉之笑曰南方故多佳人

三國典略曰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雋舅河閔邢晏每與之言歎其高遠稱之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文襄嗣業晉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

又曰梁楊白花字長茂武都仇池人大眼之子也少有勇力容貌瓌偉

世說曰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又曰嵇叔夜之爲人其醉也隗峨如玉山之將頽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人久聞其姿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發遂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又曰人歎王恭形茂曰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王右軍見杜洪理歎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又曰裴叔則有雋彩容儀脫冠屣服亂頭皆好有人見之曰裴叔則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

又曰時人目李宜國如玉山之將摧

又曰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朝中名士談義奇之日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
命子弟造之曰此人水鑿也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

又曰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簡令淑王仲祖何
如曰溫潤怡和

又曰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

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王氏譜曰坦之娶陽陽

又曰庾子嵩日和嶠森森如千丈之松雖磊砢有節目施

之大厦有棟梁之用也

楊松玠談數曰張緒字思曼少而閑雅風流吐納觀者忘

疲永明主見靈和殿前柳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

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

宋玉風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王謂玉

曰體貌容冶口多微辭不亦薄乎玉謂王曰身體容冶受

之二親多口微辭聞之聖人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美少年駿馬鐵連錢陳王裝
腦勒晉帝鑄金鞭步搖如飛鸞劍鏑似舒蓮去來新市北

遨遊大道邊

美婦人上

周易曰冶容誨淫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妹美色也

又曰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彼美孟姜詢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英木槿也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又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惟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娥眉巧笑

情夸美目眇夸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雲

又曰變彼諸姬變好貌

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甚美必有甚

惡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鬢黑

古諸侯鬢髮光可以鑿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

有豕心夔舜典樂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尤異也

又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色美曰豔

又曰衛侯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鬠

又曰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

公羊傳曰驪姬者國色也其顏色一國之選

又曰邾婁顏夫人者姬盈女國色也

爾雅曰美女為媛

國語曰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祭今以美物歸汝

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賈逵注曰祭美也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

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又曰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為陰姬乃謂趙王曰臣

聞趙佳麗之所出也今至墮入都邑殊無美者臣未嘗見

人如中山陰姬者其眉目准額權衡偃月乃帝王之后非

諸侯姬也趙王大悅欲請之司馬喜歸謂中山君曰趙王

非賢主也乃欲請陰姬王宜立以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中

山君遂立爲后

又曰張儀之楚見楚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
間之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王曰楚僻陋之國寡人未
見中國之女如此之美乃資以珠玉使行后鄭袖聞之大
恐令人謂張子曰聞君將之晉有金千斤請供芻秣張子
請王觴之王召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曰儀有死罪儀行
天下遍矣未嘗見人如此之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
也王曰吾固知天下無兩人矣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
悅乃放西伯

又曰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幸武帝有詔不得
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
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知

對曰觀其體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也有詔使邢夫人衣
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曰真是矣於是乃佞頭而泣自
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律
善歌舞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
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上歎
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
見之實妙麗善舞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憐愍焉圖畫其形
於甘泉宮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
粧墮馬鬢折署步齟齬笑以爲媚惑

東觀漢記曰趙喜與友人韓仲伯欲出武關仲伯以其婦
有色恐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喜責怒仲伯以泥

塗其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每逢賊輒為求哀言其病遂脫
又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
為皇后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
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四十者出嫁凡諸宮美人可七
八千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負數恒
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侍衣軒者亦如之
魏略曰初表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奔幽州后留侍姑及鄴
破紹妻后及坐堂皇上紹妻自搏文帝語表夫人令新婦
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
為迎也

吳志曰周瑜從孫策攻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

大喬瑜納小喬

又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王隱晉書曰阮籍隣家處女有才色籍不與親生不相知
未嫁而死籍往哭盡哀乃去

晉陽秋日荀粲字奉倩常曰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
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
甚麗專房寢寢歷數年後婦偶病亡未殯傳嘏往唁粲不
哭神傷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鄧粲晉紀曰杜弢至長沙掠前始興太守尹虞二女皆國
色也將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遂自殺焉

又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織梭投之折其兩齒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曰綠珠美如玉善舞孫秀使人求
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盡出婦

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本受命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聰使大鴻臚李恒聘太保劉商女謂恒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恒曰太保衷自有周與聖源實別聰大悅賜金六十斤又日後趙石虎鄭后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猥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

又曰前秦苻堅滅燕慕容冲妹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車嬪秦書曰苻堅時新羅獻美女國在百濟國東

三十國春秋曰後梁呂超殺其君篡后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恒曰后若自殺禍必及宗恒以此言告后后曰

大人本賣女與氏羌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恒不能疆乃自殺

唐書曰喬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窕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與送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南史恩倖傳曰阮佃夫聞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此人不可得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耶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

